

良择木 [作品]

DUGUHUANGHOU
JIALUOZHUAN

伽罗传 独孤皇后

全二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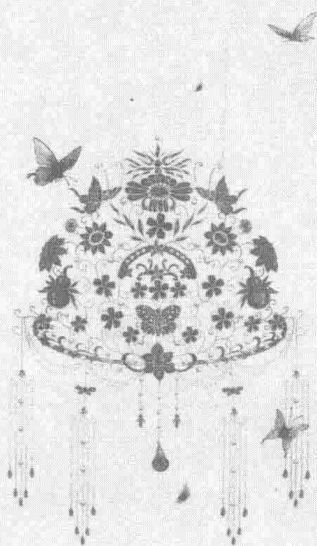
下



属此可益，但不能忘怀耳。
魂其有知，当相见于地下！
——杨坚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

独孤皇后伽罗传

良择木 / 著

下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孤皇后伽罗传：全2册/良择木著. —南京：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7.8

ISBN 978-7-5594-0428-2

I. ①独… II. ①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8623号

书 名 独孤皇后伽罗传
作 者 良择木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杨 琴
责任编辑 姚 丽
装帧设计 白砚川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450千字
印 张 33.5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，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428-2
定 价 59.8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【目
录】

第一卷 周殉



清明雨上 / 003

桃之夭夭 / 012

害了相思 / 018

塞北俊郎 / 024

姐妹相妒 / 031

纨绔子弟 / 037

调戏公子 / 043

府上贵宾 / 049

公子多谋 / 055

风云变幻 / 061

心病良医 / 065

女大当嫁 / 071

四位公子 / 077

红颜一笑 / 083

比武招亲（上） / 089

比武招亲（下） / 095

另有图谋 / 101

暗流涌动 / 105

遁入空门 / 111

公子痴情 / 115

贵妃出游 / 118

一纸书信 / 124

一层窗纸 / 131

噤若寒蝉 / 137

举止反常 / 143

风起云涌 / 149

逆贼之心 / 155

偷天换日 / 161

江山易主 / 167
其人之道 / 172
反客为主 / 178
新皇登基 / 184
皇后阴谋 / 188
乱敌阵脚 / 193
皇后失算 / 199
似有转机 / 205
姐恨难酬 / 211
防不胜防 / 217
将军无令 / 223
难逃生死 / 229
家父殉国 / 235
支离破碎 / 241
仇恨种子 / 247
异域风情 / 253

第二卷 周天



丽华诞生 / 261
故国告急 / 267
兰陵王妃 / 271
沙场征战 / 276
得罪权贵 / 280
中军大帐 / 285
谁是姐妹 / 291
痴男怨女 / 297
金蝉脱壳 / 303
心系故国 / 309
主仆情深 / 315
心结难解 / 321
归去来兮 / 327
仇人相见 / 330
浴火重生 / 332
新人旧人 / 336

血染深宫 / 338

妙计安天 / 342

豆蔻年华 / 349

以身犯险 / 352

前朝皇后 / 357

昙花一现 / 362

世事难料 / 365

顾全大局 / 369

解甲归田 / 371

世外桃源 / 378

乱臣贼子 / 382

明月沟渠 / 384

鱼死网破 / 389

残阳如血 / 392

第三卷 周殒



罪有应得 / 395

托孤之重 / 398

新君即位 / 402

主仆相遇 / 405

皇后难当 / 411

伴君伴虎 / 416

国之永殇 / 421

英雄薄命 / 426

惺惺相惜 / 432

后宫之乱 / 438

骑虎之势 / 444

为后之道 / 449

五个皇后 / 454

贤良淑德 / 459

亲尝汤药 / 463

被逼无奈 / 468

正阳门外 / 474

全力反击 / 480

死地后生 / 486

暗藏杀机 / 492

第四卷 大隋



黄袍加身 / 499

为夫夺权 / 505

禅让诏书 / 510

夫妻离德 / 516

一世恩宠 / 522

丽华诞生



“哇——哇哇——”婴儿的啼声传出了伽罗的卧房，这哭声仿佛是洁白无瑕的美玉碰撞出来的——一个崭新的生命诞生在了这个世界上。

卧房里也传来了杨坚的疾呼：“伽罗！伽罗你醒醒！”随后便是死一般的沉寂。

刚刚因为婴儿的诞生而有些喜悦的杨坚，听到这般的悲惨哭号，预感到了不妙，直接冲了进去，在外面守候的御医也跟随入内。

产婆将新生的婴儿抱了出去，只见身体羸弱、气若游丝的伽罗躺在床上。

杨坚一直在伽罗的耳边呼唤着她的名字，但伽罗没有丝毫反应……

伽罗因为难产而大出血，在鬼门关走了一圈，简直是九死一生，几日里一直处于昏迷中。

在这几日里，家人渐渐放弃了伽罗还能坚持下来的希望，吕苦桃甚至已经张罗着给伽罗准备后事，唯有杨坚寸步不离地守候在伽罗身边，给伽罗喂汤羹药物，恳请御医竭尽全力救治伽罗。

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第七日的时候，伽罗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已经是夜深人静，伽罗睁眼看到的人只有杨坚。这几日来的守护和体力消耗，已经让杨坚消瘦不堪，伽罗看着杨坚的面容，险些又吓得晕过去。

伽罗有气无力地抚摸着杨坚的脸，很是心痛：“夫君……”

杨坚紧紧地握住伽罗的手：“别说话，好好养身子。”

月光从窗外流泻进来，映在伽罗的面庞之上，照亮了她已经有了几分血色

的脸庞——这几日来因为杨坚坚持给伽罗喂养各种汤药及补品，伽罗的脸上已经有了几分血色。几粒珍珠透着月光的皎洁滚落在伽罗的枕边，这个时候她感觉到了一股浓浓的幸福，而这种幸福的源头就是杨坚。

伽罗微微启唇想要说什么，杨坚已经猜出了她的心意，将沉睡中的婴儿抱给她看。看着婴儿圆润的面庞，伽罗淡淡地笑了，孩子身上浓郁的奶香扑鼻，这是奶娘精心照料的结果。

杨坚告诉伽罗这是个女孩，因为他连日来一直陪伴在伽罗的左右，还没来得及给孩子取名字；而且他想着伽罗生这个孩子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楚，理应由伽罗给她取名字。

伽罗抬眼望了望窗外的明月，道：“还记得那年清明节，我们重逢在长安城外，正是桃花烂漫的时节。《诗经》有云：‘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’，不如取名丽华吧。”

“丽华好，就叫丽华。”杨坚轻轻地拍了拍小丽华的脸蛋，“宝贝，听到了没有，你有名字了，叫丽华。”

小丽华突然就醒了过来，哇哇地哭了出来。警觉的奶娘在外面醒来，过来要抱走小丽华：“小姐许是饿了，让奴婢抱小姐下去喂喂吧。”

伽罗有些不舍：“我来喂吧。”

奶娘笑道：“夫人可不能喂，这身子骨还虚着呢，待到夫人养好了身体，有的是工夫照顾小姐。”

奶娘出去后，杨坚便问：“饿不饿？”

伽罗轻轻摇头：“这么晚了，厨子们都已经睡了，就不要打扰他们了吧。”

“不打扰，我自己去做。”杨坚说罢就去了。

这是伽罗醒来的第一晚，也是自从新婚过后，她感觉最幸福的一晚上。杨坚做出来的肉羹着实不敢让人恭维，然而，伽罗却觉得那是她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味道。

一转眼便是一个月过去了，伽罗的气色恢复如初，小丽华也满了月。但是他们本来就是在异国他乡，寄人篱下的日子过着并不舒爽，杨忠的意思是家里人随便聚一聚热闹一下就罢了。

好客的高长恭却主张大办，还要替他们操持酒宴，盛情难却，他们也只有从命了。齐国的百官碍于四皇子的情面，前来捧场庆贺。高长恭此举，既是为了伽罗，也是为了笼络杨氏的人心，让杨忠父子深感齐国君臣的恩德，说不定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被感化，从而投靠齐国。

此举虽然让杨忠父子十分感动，却招致了一些齐国将领的怨恨，尤其是斛律光和段韶两大名将最为愤怒。斛律光英勇善战，颇有韬略，但为人直率，行事鲁莽；段韶老成持重，心机深重，喜怒从不形于色，无论何时见到他，他都是同样的衣服和同样呆滞的表情，不了解他的人会以为他是愚鲁，实际上他却是大智若愚。

斛律光找到段韶：“段太尉听说了没有，那个杨忠竟然以为孙女办满月酒的由头，在我大齐的都城宴请文武百官，丝毫不把自己当作外人，真是可恶至极！”

段韶命下人上茶，把玩着手里的物件：“大将军何必如此动怒，这是四皇子应允的。既然是四皇子的贵宾，我们想捧场的便去，不想去的在家待着便是，何必争这一时的意气？”

斛律光开始发牢骚，声称自己并不是争风吃醋，谁都知晓能得到四皇子青睐的人，便是得到了圣上的信任。杨忠父子能征善战，若是归降了大齐，自然是好事，但结果呢，他们这种叛逃来的降将却还要端着架子不肯屈就，简直有辱大齐的国威。

段韶笑了笑，猜出来斛律光实际上是记恨当年吃了杨忠的大败仗、后来被责罚的事情，想着他也是有几分嫉妒杨忠的韬略吧。

“我啊，劝你还是收一收你的性子。如今杨忠表面上看起来是得了四皇子的青睐，可圣上的猜忌心很重，杨忠父子在齐国的日子未必好过。你且忍一忍，等着瞧吧，有你报仇的机会。”段韶喝了一口茶。

下人呈上来一个锦盒：“老爷请过目，这礼物送去可好？”

斛律光看到盒子中是一支上好的灵芝，皱眉：“太尉打算将你珍藏了这么些年，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灵芝送去，也太便宜那杨忠了吧？”

“杨忠的儿媳妇产后虚弱，最需要这个。用它来买杨忠的宽心，是再好不过了。你想算计他，不得先让他放下警惕心吗？”段韶将锦盒盖上，“你送过去吧，记得跟杨大将军道歉，就说我身体有恙不能亲自登门拜访，些许薄礼聊

表心意。”

下人便下去了。

斛律光道：“太尉的算盘向来打得最精明了，此番更是好计策啊，日后假如杨忠父子得到了圣上的赏识和重用，他日太尉便好与之维系关系，至少也能保全自己不是？”

满月酒那日来的客人很多，几乎都是不认识的宾客，这让杨忠和杨坚父子很是尴尬，担心有所怠慢，好在高长恭派了自己的管家替杨忠打理这些事情，才让这些官员各坐其位，不至于出什么岔子。

段韶的上好灵芝也已派人送到，杨坚收了下来，回了一些感谢的话。

此刻时日不早，已经好一会儿没有宾客前来了，杨忠估摸着宾客应该已经到齐了，正打算回院内，却见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上前来：“敢问此处可是杨大将军的宴席？”

杨忠打量了此人一番，发现此人身高长自己数寸，头戴方巾，面如傅粉，虽然生得文质彬彬，体态却有些健硕，若猜得不错，应该有鲜卑血统，年纪也就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谈吐之间却颇有贵族之风。

杨忠不敢怠慢，想来可能是齐国落魄的贵族子弟，于是问道：“在下杨忠，公子是哪位，可否报上姓名来？”

那人甚是喜悦，作揖道：“叔父在上，请受侄儿一拜。”

杨忠更是一头雾水：“我未曾见过你，敢问令尊是？”

“家父乃是大司马独孤信，在下独孤罗，乃独孤家的嫡长子。”这本是平常的一句话，却让杨忠父子很是汗颜。

杨忠早先追随独孤信，乃是独孤信一手提拔上来的一员良将，后来守护西魏边防要塞，屡立战功，更与独孤信有过命之交，却也不曾听闻独孤信提及过有这么一个儿子，更不要说见过。

可是，这年头就算有人冒充贵族之子，也不会冒充失势的贵族。再仔细分辨此人，眉宇之间确实有几分独孤信的英气，杨坚反倒越看越觉得像了。和独孤信的另外几个儿子相比，眼前的独孤罗真乃英雄少年。

杨坚看看父亲，杨忠还是有些谨慎：“公子请恕在下冒昧，我与大司马虽

是生死之交，但并不曾得知大司马还有一个这般年纪的儿子，请公子在这里稍候。”

杨忠悄悄地对杨坚耳语，让伽罗和沙华出来相认。

听说外面有一个自称是长兄的人来了，伽罗更是困惑不解，自打娘胎里出来，她就从未听父母提起过这号人。反应最大的还要数沙华，她听到这个人自称是嫡长子，言外之意就是崔夫人所生的儿子。一直以来，郭夫人这一支的兄弟姐妹们就欺负崔夫人这边没有什么可靠的男子，独孤陀又是个年幼无知的窝囊废，是以沙华很好奇这突然冒出来的嫡长子长什么样，有多大的能耐。

“我说是什么嫡长子呢，原来竟是一个破败的乞丐。”沙华见到独孤罗的第一眼，便这般嘲讽，“这位公子，恐怕你是打错算盘了，如今我独孤一氏没什么荣华富贵万贯家财，即便你真的是嫡长子，也没什么家业可分给你。”

伽罗却很客气：“公子来了便是客，即便不是独孤长子，也依然是我杨府的座上宾，且请入府吃几杯酒。”

独孤罗再三作揖：“在下确实是大司马的嫡长子，见过二位妹妹。”

“你且不要认亲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兄长。”沙华一副嫌弃的嘴脸。

伽罗便问道：“公子，你若是来认亲的，可有什么凭证？”

“凭证……”独孤罗却有些为难了，“这个确实没有。”

“既然没有凭证，必定是冒充的，还不立马离开！”沙华看不下去了，便自顾回去了。

“虽然没有凭证，但可请家母出来相认，必定会给我清白的，我想见见家母。”独孤罗恳请道。

“我等与母亲走散了，母亲如今流落在江左，不知下落。”伽罗说道。

“江左战乱，母亲危险，应速速找到母亲的下落才是。”独孤罗那一副焦躁担忧的神情，确实让伽罗和荣儿有几分相信了，然而终归还是难以确认。即便真的是兄长，依照目前的情形来看，至少从姐姐荣儿出生之日起，此人便已经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了，否则，怎么不曾听闻姐姐提起过呢？

独孤罗大致说了一下身世。那还是北魏末年，北朝的国土一统，未曾分裂，那也是两大权臣高欢和宇文泰角逐的开始，经过几年的较量之后，宇文泰赢得了太子元宝炬的信任，元宝炬便从高欢的手里逃脱，向西投奔宇文泰。此

时，年轻的独孤信便携带家小追随护送元宝炬，却不想把一时贪玩的儿子独孤罗遗落在了东边。

高欢失去了正统的皇室继承人和传国玉玺，便在东边寻了皇室宗亲元善做了傀儡皇帝。两位权臣分裂在黄河东西两侧，从此虎视眈眈彼此对立。独孤信和崔夫人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儿子，也曾想过去把儿子接到身边来。然而，他们却不能透露出儿子流落在敌国的丝毫讯息，否则幼子要么就有生命危险，要么就会被权臣劫持作为要挟他们的把柄。

故而他们写了一封书信，把儿子委托给了当地的一位故交，一个和独孤信私交甚好的樵夫侯老伯。崔夫人每日礼佛祈福，更多的还是为了独孤罗。侯老伯乃是一名隐居山林的儒士，教习独孤罗儒家经典，至于武艺，独孤罗自然是一窍不通了。

这一番经历听得伽罗心中大为酸楚，然而认兄长这般天大的事可不是儿戏。荣儿决定如今且以亲人之礼仪相待，待到他日寻得母亲归来再做相认。

独孤罗有些失落，他盼望了二十年的家人团聚，却还得继续等下去，本打算和兄弟姐妹们在黄河边吊唁父亲，却也只能只身前往。

伽罗有几分喜悦，不想在异国他乡又多了一位兄长，虽然暂且不能验明身份，然而终究还是填补了丧父的悲伤。伽罗隐约感觉到了独孤罗和父亲的几分相似，是以并不怀疑独孤罗的身份。

满月酒的宴席除了热闹还是热闹——只有认亲这一个插曲——一天的时间转眼就这么过去了。

故国告急



没有事务烦扰，又有以高长恭为首的齐国皇室的特别照顾，伽罗的日子倒也过得清闲自在。毕竟身上流着鲜卑血脉，伽罗的身体恢复得很快。

这一日，一家人带着刚出生的小丽华去城外游玩，玩得尽兴，不知不觉已是暮色霭霭。邺城的城门在酉时便要关闭，这时间便有点紧了，于是一家人赶路的时候有点匆忙。就在一家人进了城门之时，有一位流民突然撞到了沙华，弄得她一身脏兮兮的。

沙华怒了，正准备责怪那人，伽罗劝道：“四姐息怒！”

若是伽罗没有劝阻倒也罢了，她这般劝阻之下，沙华更是愤怒——伽罗这般劝慰，岂不显得她伽罗是一位贤良慧德之淑女，而她便是一位刁蛮又不识礼数的恶妇了？沙华抢过李晒手中的马鞭，便要抽打那流民。

杨忠道：“四小姐切莫与流民一般见识，失了你鲜卑贵族的身份。”

长者亲自劝阻，沙华也只好忍气吞声，收回了马鞭。

“父亲，我观此流民并非一般。”杨坚仔细打量着眼前的流民，“他身体健壮，面色红润，脸上没有一丝饥馁之色，这双小腿坚实有力，倒像是经常行军打仗的兵卒。”

杨忠也细细打量着那个流民，正如杨坚所言，若真是兵卒扮作流民，事态便非一般了。想来他们应该是从西边周国来的，潜入邺城打探军情。

是报答高氏一族恩情的时候了，杨忠如是想，于是把此人押解到了高长恭的王府之中。此时的高长恭已经被册封为兰陵郡王，深得天子信任。

正在与斛律光探讨兵法的兰陵王见杨忠父子押送来一个周国的细作，立刻严加审问，但那人始终不肯启齿。斛律光见兰陵王如此怀柔，看不过去：“殿下，既然是细作，便交由我来严刑拷问，似你这般连刑都不用，如何能问得出只言片语？”

兰陵王摆摆手：“只怕是严刑逼供下会屈打成招，若招出来的是假情报，岂不误了大事？”

“可这般问要问到何时？”斛律光愤愤然，恨不得立时拔出剑来，一根根斩断这细作的手指逼供。

那细作见兰陵王如此宽厚仁德，便道：“殿下须屏退了闲杂人等，小的才肯说出实情。”

兰陵王于是就让斛律光和杨忠父子到外面候着。

待众人离开，那人才悄悄地对兰陵王道：“小的并非周军的细作，而是周天子派来的使者。”

“既然是使者，为何不堂堂正正地前来，却这般乔装打扮？”兰陵王其实已经明白了，周国宫廷必定有变。

“小的并非公事在身，而是我朝圣上派来寻找杨忠大将军父子的。”那人说道。

兰陵王觉得有意思：“那你可认得杨氏父子？”见那使者摇头，兰陵王接着说道，“方才送你前来的那父子二人，便是你们周国的杨忠大将军父子。”

那使者大惊：“竟然是杨大将军！小的真是眼拙，错过了本尊……”

原来这一年多来，皇帝宇文毓和太冢宰宇文护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未休止。宇文护请宇文毓回去继承帝位，本就是权宜之计，本想找准时机取而代之，却没料到宇文毓并不同于他的异母弟弟宇文觉。宇文毓一直在韬光养晦，加之有独孤荣儿在暗中帮他出谋划策，竟然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，暗中夺走了宇文护的一些权力。如今便是第二载，积蓄力量的宇文毓怎可能甘愿做宇文护的傀儡，更有杀父、杀岳丈、杀弟之仇，宇文毓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密谋对宇文护的反击。

然而，宇文毓用人不当，有一个墙头草将宇文毓的密谋泄露给了宇文护。宇文毓和宇文护兄弟、君臣二人，表面上假装一团和气，实质上已经剑拔弩

张。恰逢此时，皇后茱儿有孕在身，鉴于宇文护过往的阴毒手段，宇文毓极其需要至亲的势力辅佐，茱儿便建议宇文毓召回流亡在齐国的杨忠父子。

伽罗见杨坚从兰陵王府回来之后有些郁郁寡欢，几番问及为何如此，杨坚却欲言又止。

杨坚很难向伽罗开口。这一年多来，身为人夫和人父的杨坚，看着伽罗因为有了小丽华，有了他这个贴心的丈夫陪在身边，丧父之痛渐渐忘却。虽然尚未找到母亲崔夫人的下落，然而，没有消息对伽罗来说，便是最好的消息，这便证明母亲崔夫人有可能依然在南朝的某个街头巷陌。

杨坚多么想让这份安宁持续下去，让伽罗像襁褓之中的小丽华一样被呵护着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周国皇室的这番变故，早在宇文毓和茱儿夫妇决定留在长安之时便已经注定了，只是杨坚没有料到会来得如此之快。

这一晚，伽罗做了一个噩梦，梦到一年多以前独孤府上的那场大火。火焰之中，院子里的那棵树上悬挂着两个人的尸首，伽罗伤感地扑上去：“爹！”待到近前，却见树上自缢的并非父亲独孤信和赵贵大将军，而是姐姐茱儿和姐夫宇文毓。

伽罗惊得一身冷汗坐了起来，心神不宁地抱着被子。

“夫人又做噩梦了？”杨坚替伽罗擦去汗。

隔壁奶娘正在给饿醒的小丽华哺乳。

“我梦到姐姐茱儿，她和父亲一样，被宇文护给害死了！”伽罗心有余悸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，忽而想到什么，抓住杨坚的手臂，“夫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兰陵王把你请去，所为何事？是不是那个从周国来的细作说了什么？”

杨坚有些吞吞吐吐：“夫人，我并非想要瞒你，只是怕你担心……”

杨坚把事情的原由给伽罗讲述了一遍，果然，姐姐茱儿的安危还是伽罗最为牵挂之事。

“既然姐姐有危险，我们岂能在这里苟且偷安！”伽罗穿上衣服，便要下榻。

“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杨坚拦住伽罗，“会着凉的！”

“如此重要之事，可曾禀告父亲？”伽罗道。

“父亲早已知晓。”杨坚回道。

伽罗又追问：“既然知晓，缘何不速速做准备？我们要回周国呀。”

“父亲早有回去的打算，只是齐国皇帝那里，父亲正在想办法。”杨坚皱皱眉头，“但愿他能顺利放行吧。”

伽罗也明白此事不简单，这些年来高纬之所以能容忍他们在这里住下来，并好吃好喝好住地供养着他们，正是倾慕杨忠父子和李昉等人的文韬武略，当然也更是忌讳他们回到周国，将来成为他一统天下之路上的绊脚石。

“不如这样，”杨坚说道，“我与兰陵王交情甚好，想来他已经知晓了这其中的缘由，我去试探一番他的意思如何？兴许他能助我们一臂之力。”

伽罗邀请兰陵王和兰陵王妃前来府上，品尝她亲手做的蜜花糕。

兰陵王妃听说是周国的大美人亲自做的糕点，哪能不嘴馋，便怂恿着兰陵王前去赴宴。

兰陵王久经权谋，早已经预料到了杨坚夫妇此举的目的，鉴于夹在中间不好做人，便几番推托不愿前往。

说起这兰陵王妃，她出自荥阳郑氏一族，同伽罗的外公清河崔氏一般，是南北朝时期汉人的名门望族，社会威望颇高。故而这郑氏也是不一般的姿色和气质，与兰陵王也是新婚燕尔，夫妻情浓。